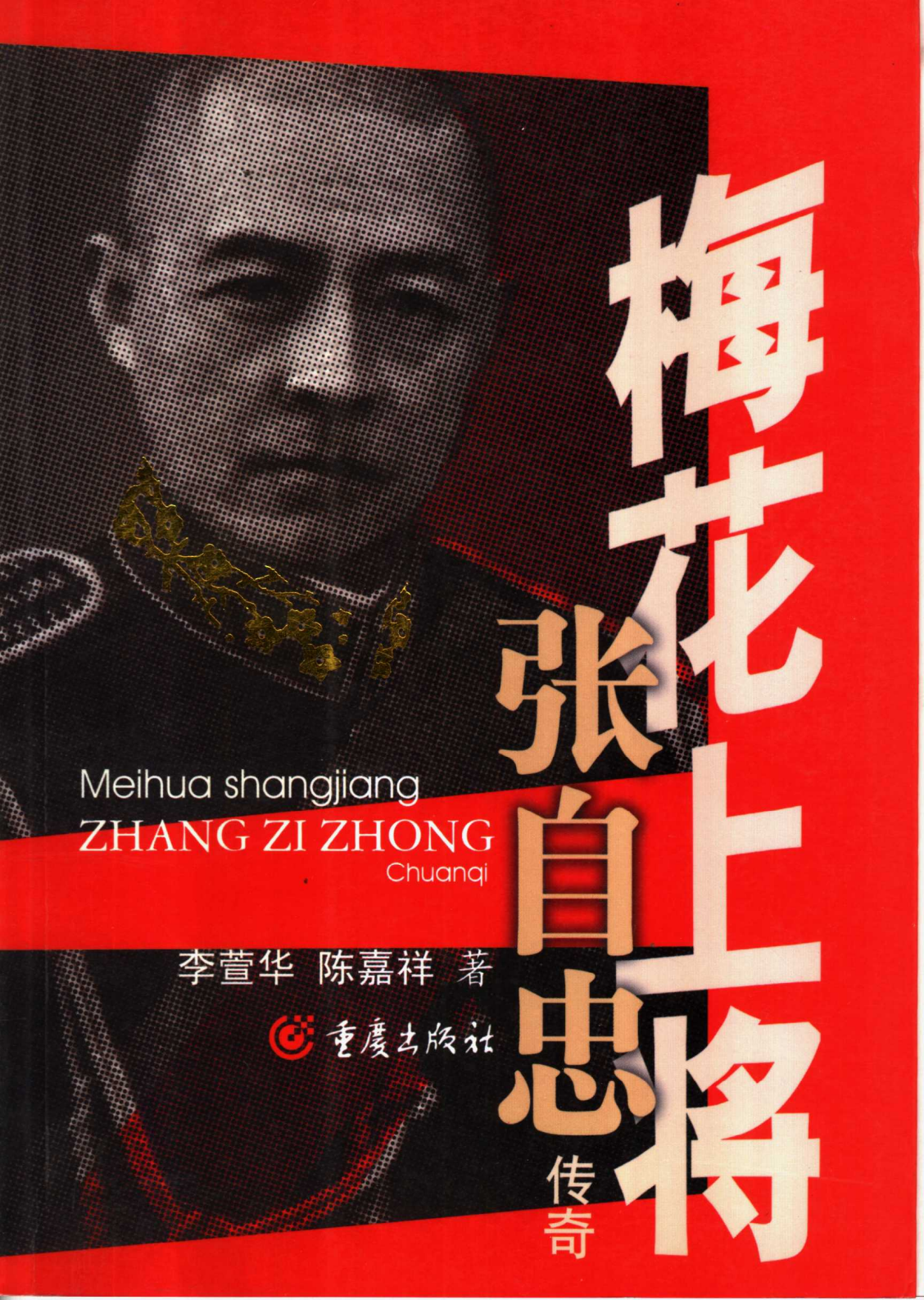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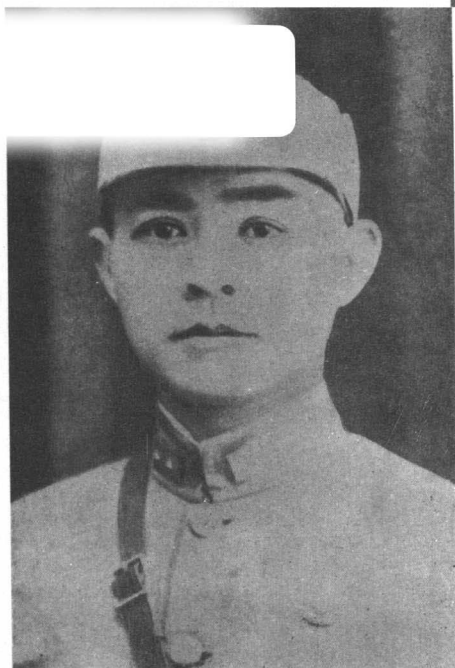
梅花上将 张自忠 传奇

Meihua shangjiang
ZHANG ZI ZHONG
Chuanqi

李萱华 陈嘉祥 著

 重庆出版社

梅花上将



Meihua shangjiang
ZHANG ZI ZHONG
Chuanqi

张自忠
传奇

李萱华 陈嘉祥 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李萱华,陈嘉祥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ISBN 7-5366-7169-5

I.梅... II.①李...②陈... III.张自忠(1891~
1940) —生平事迹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287 号

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

李萱华 陈嘉祥 著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8 千 插页 4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 001-8 000

ISBN 7 - 5366 - 7169 -5/K·394

定价:28.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好男要当兵	1
第二章	壮志再从军	17
第三章	捉曹锟长辛阻援兵	33
第四章	丰台挫英军	38
第五章	风雨如磐西北军	48
第六章	一场错误的战争	70
第七章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91
第八章	不叫日寇度长城	105
第九章	支持抗日同盟军	122
第十章	抗日却恨魑魅多	141
第十一章	屈身难煞伟丈夫	154
第十二章	津市多荆棘	171
第十三章	风雨卢沟桥	195
第十四章	鸿飞脱险出燕京	215
第十五章	漫漫金陵路(上)	239
第十六章	漫漫金陵路(下)	258
第十七章	诛魔长剑终出鞘	273
第十八章	混恩仇再救庞炳勋	285
第十九章	鼓余勇再战临沂	305
第二十章	徐州掩护突重围	321
第二十一章	跃马潢川敌难越	340
第二十二章	鄂北布防筑长城	351

第二十三章	随枣会战挫倭贼	369
第二十四章	梅花欢喜漫天雪	387
第二十五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405
第二十六章	举国大恸吊忠魂	437

第一章

好男要当兵

1

1914年的夏天,在东北奉天省(即今辽宁省)新民县。

这里虽说是北方,可夏季却仍然是很热的。火辣辣的太阳,照样可以晒得人们背上流油。可是在去新民屯的大道上,却有几个人冒着这炎炎烈日赶路。

这一行七人,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人,每个人肩上都挎着一个包袱,一个个风尘仆仆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是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长得来虎背熊腰,十分强壮,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英武刚毅。其余几个和他比起来,显得细皮嫩肉,文弱得多。不过,从他们的衣着上却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年轻学生。他们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是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呢?

这几名学生都来自山东,他们是要赶往新民屯,前去投军的。

为首的那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名叫张自忠,字荃臣,山东临清唐园人,今年23岁,现在是济南山东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

这张自忠生于1891年8月11日。他的父亲名叫张树桂,继承祖业有数百亩地,在唐园可称首富。张自忠在兄弟排行中是老五。张

自忠的父亲张树桂,在光绪二十六年捐了一个巡检,在江苏赣榆县青口就任。光绪三十一年,他因执法公道,忠于职守,由青口巡检署理赣榆知县,后来病卒于任上。

张自忠从小就急公好义、好打抱不平闻名乡里。

有一次,他随父亲在任上,碰见一个无赖欺压善良百姓。他冲过去便和这无赖打了起来,最后打得那无赖头破血流,只得向他认错求饶,并保证今后不再作恶。这时的张自忠才16岁。他父亲知道后批评他好勇斗狠。他分辩道:“总不能看见为非作歹的事而闭眼不管吧!”父亲怕他小小年纪出事,便把他送回临清。

莫看张自忠青春年少,在乡里却小有名气。

乡里有困难,只要他晓得了,都会尽力帮助,所以唐园的青年中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找五叔。”

麦收时节,他到自己田里,看见穷苦人家的孩子在地里拾掉下的麦穗,就说:“你们这么拾一天能拾多少?”他说着便在麦车上将收割的麦子,大把大把地拽下来,丢在地上让他们“拾”。

他在读临清县高等小学堂时,常常把自己的衣服、家里寄来的钱周济贫困同学。每学期家里给他一两千元,往往到寒暑假时,他却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了,还得把衣服、被褥典当了才回得了家。

1907年,张自忠由母亲主持,与本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1910年他的长子廉珍出生,张自忠当了父亲。这时他高等小学堂毕业,并于1911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学校里的进步思想和气氛对他影很大。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纲领,结合他过去所学的孔孟之道,所读的《三国演义》、《说唐》、《精忠说岳全传》等书,所崇拜的关羽、岳飞、秦琼的浩然正气、忠义行为,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时正值中国民主革命进入高潮,10月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张自忠在学校也参加了同盟会,参与了一些革命

活动。他觉得,要革命救国,就应该到军队里去。他曾对同学说:“民族国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还守着案头读死书,这哪能救国呢!”但是他的母亲却囿于民间传统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观念反对他当兵。他多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母亲的同意。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省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1911年11月,丁惟汾发起成立山东各界联合总会,联合各派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便从天津法政学堂,转到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来,以便投身于山东革命浪潮中去。但是山东省的革命形势如昙花一现,很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大肆捕杀同盟会员,山东省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徐镜心,被袁世凯谋杀于北京,丁惟汾也被迫潜回日照老家躲避起来。

张自忠要投笔从戎,母亲反对。张自忠一面与母亲讲道理,一面请出他的五舅出面向他母亲游说。通过多次的努力,冯老夫人见儿子决心参军,阻拦不住,只好应允。这下令张自忠喜出望外,便邀约了六个临清同乡一起去参军。但是参加哪支军队为好呢?他们打听的结果,决定投奔驻奉天的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师)。因为第二十镇算得上是一支具有革命传统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军官都具有反清的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后,第二十镇在统制(师长)张绍曾率领下,曾于滦州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起草宪法。1912年1月,第二十镇第四十协(旅)第七十标(团)三位管带(营长)施从云、王金标、张建功等受同盟会指示,发动滦州起义,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当时任第二十镇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的冯玉祥,也间接参加了滦州起义,并被起义军推为参谋总长;商震(后来成为晋军将领)也以幕僚身份参加了滦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二十镇中有不少山东籍官兵。

张自忠等人商议要投奔的,正是临清老乡、第二十镇第二十九协第八十团团长车震。车震字百闻,是个老资格的北洋军人,他的这

个团当时驻扎在奉天省新民县的新民屯。

因为天气炎热,几个人走得满头大汗,把衣衫的扣子都解开了,敞着胸膛走路。

“车团长会收留我们吗?”掉在最后的一个小个子青年问。

“只要我们心诚,投军的意志坚决,我想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张自忠满怀自信地道。

“你这一路问了几遍了!你担心什么,五叔怀里还揣着三叔给刘先生的举荐信哩。三叔同刘先生是好朋友,刘先生是车团长面前的红人嘛。”另一个青年道。

原来张自忠怕车震拒不收留他们,得知三哥张自清与车震的家馆先生刘冠千熟识,便请三哥给刘冠千写了一封信,请刘引荐。

新民屯终于到了。他们问清了车震的住处,便径自前往。

车团长住在一个四周用围墙围住的小院里,门口有两个背枪的兵守卫着。

张自忠走到卫兵面前,抱拳问道:“请问两位兄台,这里可是车团长的公馆?”

卫兵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一行人,点点头回答:“不错,这里是车公馆。你们是什么人?问车团长作甚?”

张自忠道:“我们是来拜会刘冠千先生的。我们是刘先生的同乡,带得有他的书信。”

“你们等着,我去给你们通报。”

刘冠千得报,山东老家有几个人要见他,便把张自忠等人请了进去。刘冠千在自己房中会见了他们。双方见面,刘冠千抱拳问道:“听说诸位兄台是临清来的,要见在下,不知何事?”

张自忠抱拳一揖道:“在下张自忠,代家兄张自清向刘先生问安。”

刘冠千道:“哦!老弟是张老弟胞弟。这可不是外人,请坐,请坐。”

刘冠千请大家坐下，让护兵送上茶来。张自忠从身边拿出三哥自清的信，双手递了过去：“这是家兄给刘先生的信。我们几个人想来投军，还请先生能在车团长面前美言几句。”

刘冠千看完信后道：“自清老弟是我的好友，自忠老弟是他的胞弟，你们几位又都是临清老乡，也是车团长老乡。这个忙自然要帮。你们几位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休息。一会儿我就去见车团长，跟他说说。”

刘冠千问了几人的情况后，安排大家暂歇，然后便去找车震去了。

几人等了老半天，方见刘冠千回来。刘冠千告诉张自忠道：“我已和车团长说了，他答应明天一早接见你们。今天诸位好好休息一下吧。”

一宿无话，第二天早饭以后，刘冠千便带着张自忠等七人去见车团长。

车震已听刘冠千介绍了他们的情况，见他们到来，便客气地请他们坐下。他认真地打量了每一个人后才开口说道：“你们的情况和来意，我已经听刘先生说了。你们都是临清人，都是我的同乡，来投靠我，我很高兴。作为年轻人，要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其志可嘉。按理我应该支持你们，接纳你们。但我还是劝你们不要来当兵的好。”

“为什么？”七人不禁一齐问道。

车震笑笑说道：“当兵是很苦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下来的。我听刘先生谈了你们的情况，你们都出身于富家子弟，像张自忠老弟的家，在唐园是首富，其他几位据说也不差。在家里有吃有穿，又不缺钱花，而且现在都在上学读书，将来毕业以后，不愁没有出路、没有好前途。何必要来投军当兵呢？当兵是个苦差事，打起仗来还有生命危险。投军的人，大都是家境贫穷，生活困难，没有出路的人。你们出身富家子弟，哪里能吃得下这个苦，所以劝你们还是息了这个念头，回家去好好读书，那样免得吃这些不必要的苦，而且今后的前

6 梅花上将

程,比这投军当兵要远大得多。我说这番话也是为了你们好。你们考虑考虑吧。”

车震的话,说得十分诚恳,张自忠等也完全能够体会得出,但是这七个青年人,怀着一腔热血前来投效,哪里能为这么一番话就打退堂鼓呢。

张自忠道:“我们知道,车团长的话也是为我们好,怕我们吃不下这个苦。但是,我们前来投军当兵的心是很坚决的。我们不怕吃苦,什么苦都能吃。古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当兵的决心已定,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所以车团长的好意,我们表示感谢。但我们仍然恳求您把我们收下,成全我们几人的投效报国的心愿和诚意吧。”

其余几人也纷纷要求留下来,表示不怕吃苦的决心。在这样坚决要求下,车震劝阻无效,只好答应收录了他们。

2

车震虽说答应收留他们,但却暂时没有把他们补入军队的正式名册中去,更没有把他们下到连队里去,而是仍然让他们住在团部。由于尚未正式补入名册,所以也没发给他们军服。当他们问及为什么还不发给军装时,被问的人只好笑着回答:已经报上去了,等批下来了就发。

车震见得多了,这些公子哥儿们,让他们吃一点苦,你不撵他,他都会自个儿走人的。

这时正值六月间,在东北来说,正是麦收时节。车震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很大一部分给养要靠军队军垦收获的粮食来补给。所以他们种了大面积的小麦。这时军垦田里的麦子,也正是成熟收割时。全团全体士兵,都下田抢收。

张自忠等七人,自然也不例外要随团部的士兵一起下田参加麦

收劳作。

当他们得到副官的通知后,几个人倒是兴高采烈,兴奋得很,都说这是入伍后的第一关,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给车团长看看,他们是不怕吃苦的。可是这一次,张自忠却没有多说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张自忠等七人,每人也领了一把镰刀,在副官的带领下,来到屯外的军垦田。这麦田好大啊,一眼看去,只见重重金黄麦浪,望不到边。

副官道:“这块麦田由我们团部负责,大家就动手割吧。”一声令下,大家便一齐下田割起来。那些士兵们,每人割四垄。副官对张自忠等七人道:“你们过去没有干过这类活,就割两垄吧。”

开始,他们还勉强可以跟得上进度,可以和其他士兵齐头并进。可是没有好一会儿,除张自忠外,其余六人,都远远掉在了后面。到了后来,张自忠也被拉了下来,而那六个人却掉得更远了。一天下来,那些士兵们,四垄麦割到了头;张自忠他们每人两垄,张自忠割了一半,而那六人却最多割了不到四分之一。

太阳落山了,该收工了。他们七个人,腰酸背疼,两条腿像灌了铅,拖都拖不动了。那六人刚开工时的兴奋,早已烟消云散,一个个都变成了苦瓜脸。每个人的手上,都打起了好些泡,还被拉了好几条口子,有的是被镰刀割伤的,有的是被麦草划破的。脸上也是花得像大街上乞讨的叫花子。

回到住处,一个个像散了架一样,脸也不想擦,就往床上一倒,嘴里哼哼唧唧:“哎哟!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再也不想动了。只有张自忠还算例外,他虽然也显得十分狼狈,但他没有往床上躺,更没有哼哼唧唧地呻唤。其实张自忠也和他們一样,过去从未干过这样的活,吃过这样的苦。一天下来,也是双手起泡,腰酸腿疼,疲惫不堪。他和大家一样,也想哼哼,但他咬咬牙忍住了。他没往床上躺,而是站在屋里,对六个伙伴说:“大家咬咬牙,挺一挺吧,把这几天熬过去就好了,万事开头难嘛。我们不是在车团长面前拍了胸脯,说我们

不怕吃苦的吗。如果这样一天下来，我们就喊挺不住，那车团长又会赶我们走了。那多没面子哇。”

这六个人一想，张自忠的话也对，如果就这样喊吃不消，那岂不是太丢人，太没面子了吗。他们咬紧牙关，从床上爬了起来，去洗了澡，吃了饭。晚点名解散后，没有等吹熄灯号，那六个人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几个人咬紧牙关，硬撑了下来，大家手上都打满了血泡，但总算熬了过去。晚上，除了张自忠外，这六个人，都躺在床上哭了一场。

第三天，这六个人几乎都不愿从床上爬起来，还是在张自忠的催促下，才硬撑着下了床。六个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显然是昨夜哭了的结果。

开过早饭后，他们拖着疼痛难忍的身体来到麦田里，跟士兵一起又割了起来。

这七个人，除张自忠外，第一天那股“锐气”早已荡然无存，所以没几分钟，他们便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本来张自忠还可以割得快一点，但他见伙伴们这么疲惫，也知道大家在家里都娇生惯养，从来没有吃过这份苦，所以他不能只顾自己，要多鼓励大家。为了让大家跟上自己，张自忠便帮这六人割一些。这样一来，这六人虽然能跟上他的进度，可却被那些士兵甩得远远的了。

在田里割了不到一个时辰，这六个人把镰刀一丢，便在地上坐下来不割了。

张自忠割着割着，怎么旁边没动静了？他抬起头来一看，这六个人都坐在那儿不动了。

他直起身子来，吁了一口气，说道：“咋都停下了？”

那小个子双手蒙着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受不了啦，我不想干了！”

张自忠慌了，忙走上来说道：“廉旺，别哭，别哭，让人家看见了，会笑话的，一个大男人，还哭鼻子哩！多不好意思。”

这小个子也是张自忠的堂侄，名叫张廉旺。张廉旺咬咬牙，抹了一把眼泪，对张自忠道：“五叔，这个活我吃不消。我不想干了，兵我也不想当了。我想回家。”

张自忠又望望另外五个垂头丧气的伙伴，这五个人也一齐说道：“我们也都不想干了，不想当什么军官了。”

张自忠沉默了一阵，然后点点头道：“好，这事等我们收工后晚上再商量。可今天大家还得咬咬牙坚持下来再说。休息一下我们再干吧，慢一点没关系，割多少算多少吧。副官说了，只要我们尽了力就行。”

这一天，这六个人是在张自忠的激励下磨蹭过去的。

晚饭以后，七人呆在屋子里，商谈今后的去留问题。

“五叔，我实在吃不消啦，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张廉旺先开了口。

其余五人也道：“我们也是。我们打算明天便去向团长告假去。”

“五叔，你呢？是不是和我们一道走？”张廉旺问道。

张自忠看看大家这几天晒得又黑又憔悴的脸和一双双打满血泡的手，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们都走吧。不过，我不会和你们一起走，我要留下来。”

“那为什么？你还要吃这个苦？”张廉旺道。

张自忠说：“这个兵我当定了，什么苦也拦不住我。你们走吧，回去好好读书，今后好从其他方面去为国出力吧。”

同张自忠一起来的六个伙伴，实在是熬不住了。他们不等车震“撵”他们，都来向车团长借故请假，说有事要回临清去一趟。

车震是老得成精了的，怎么不知道这六个人心里的打算，也不点破他们，不但慨然允准，还给他们每人发了回家路费，并对他们说，如果家里有事来不了，需要在家耽搁多久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回去继续读书不来了，也是可以的。这实际上是点明，他们可以不必再回到部队上来了。

车震说：“你们都是我的老乡，中午我招待你们吃顿便饭，算是给你们送行吧。”

“怎么没见张自忠和他们一起来请假呢？”车震问副官。

“张自忠一早和士兵一起割麦子去了。”副官报告说。

“他家里没有事？”

“这个没听他说。”副官老实地回答。

“好吧。你去田里把他叫回来，中午和他们几个一起在我这里吃饭。明天让他去送送他们几个。”车震吩咐副官。

“是！”副官应道。

中午吃饭时，车团长问张自忠：“他们几个家中有事要请假回家一趟。你家中没有事？”

“我家中没事。”张自忠回答。

“你不请假？”

“我不请假。”张自忠回答得很干脆。

“那好，明天你也不要再去割麦，去送送他们。你们都是一起来的，你送送他们，也算替我送送他们。我们都是老乡嘛。”车团长说。

“是。”张自忠应道。

那六个人走了。张自忠却在送走了他们以后一个人回来了。

车震原以为张自忠会和他们一块回山东的，听说张自忠一个人回来了，拿上镰刀又要去割麦，便让护兵把张自忠叫了来。

张自忠来了，向车震敬了一个礼：“报告团长，叫张自忠来，不知有何训示？”

车震指指椅子道：“你先坐下，我想和你谈谈。”

张自忠坐下以后，车震道：“他们六个人走了？”

“走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那六个伙伴这次请假回乡，不会再回来了？”

张自忠说：“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请假？”

“因为他们吃不下这个苦，所以只好走人不干了。”

“哪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道走？”车震问道。

张自忠说：“因为我没有想不干。”

车震道：“自忠老弟，当兵确实很苦，这收麦算不了什么，以后比这还苦的多着呢。我劝你也回山东去吧，回去读你的书吧。将来也可以报国嘛，并不一定要当兵嘛。你还是走吧。”

张自忠说：“我不走。我就是要当兵。他们吃不下这个苦不等于我吃不下，我不怕吃苦。”

车震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

张自忠伸出了那双大手。车震指着那双打满血泡的手道：“你看你手上打了多少血泡。你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今后比这还重还苦的活多的是，训练更艰苦。你何必非要硬撑呢？”

张自忠说：“团长，我张自忠要当兵是铁了心，别说手上打了这么几个泡。再怎么说我也不会离开军队。你赶也赶不走我的。”

车震凝视了张自忠许久，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好吧。”叫护兵唤来副官，对他道：“你带张自忠上军需处去领一套军服，把他补一名护兵。”

于是张自忠这才正式当上了兵。

张自忠补上了护兵一缺，便下到了棚(班)里。

张自忠穿上军装，来到棚里，受到全棚弟兄的欢迎。大家互相作了自我介绍。棚长王锡汀，也是山东同乡。同棚弟兄中，还有罗广泰、李友奇也是山东同乡。

“你们不是来了七个人吗，那六个人呢？”罗广泰问道。

张自忠道：“他们家有事，托人带了信来。他们向团长请了假回山东去了。”

“听说你还是读书人，是吗？”李友奇问道。

“来投军之前，在济南山东法政专门学校。也算读了几年书吧。”

“那好，”棚长王锡汀道，“我们棚里的弟兄，大都是没有上过学、

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粗，你老弟可就是我们棚里的秀才了。往后弟兄们要写个家书呀什么的，张老弟可得给弟兄们帮这个忙哇。”

张自忠一口应承：“那没问题，各位大哥要写个家书、条子什么的，请尽管吩咐，兄弟一定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就是。”

张自忠的豪爽，得到了全棚弟兄的喜欢。大家一见投缘，自然是处得十分融洽。

麦收结束了，张自忠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

军营的生活果然十分艰苦，除训练之外，还有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挖壕、修路、扛米、抬煤炭等等。这对过去从未干过任何粗活的张自忠来说，开始自然是难以适应的，手打起了泡，肩膀也磨破了。不过，同棚弟兄也十分照顾他，知道他过去没干过这些，有时让他少干一点，干一些较轻的，实在太疲惫了，就让他休息一天，长官问起，就以张自忠代他们写家信为由搪塞过去。张自忠不管有多苦，都咬牙坚持，从不叫一声苦。他的这种精神，也令同棚弟兄敬佩。

几个月过去了。冬天到了，关外气候更为寒冷，野外训练和劳动更加艰苦，在冻土上挖壕，一镐下去一个白印，把手都震得生疼。

车震又几次劝张自忠回家求学，另寻出路。张自忠仍然咬牙坚持。他对车震说：“团长放心，我能坚持下来。不吃苦难，怎能成大器呢。”车震也被这个年轻人的坚韧不拔精神所感动。

这年冬天，张自忠给他七弟张自明写了一封信，这也是离家数月，投军以来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了投军几月来的艰苦军旅生涯：

“……兄自济南到新民屯业经数月，所有军中一切情形，均已尝着。同来者六人，因吃不下苦头，均已回乡，惟兄一人硬着头皮干下去。当兄来新之始，车公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粱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